

欲望膨胀时代的人性表演



大明朝的另类史

明朝社会，自上而下，自始至终，爱恨骋意，倨傲以狂，狂放自适，嬉乐贪欢，由此促使个体欲望和群体欲望的无限放纵，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梅毅
(赫连勃勃大王)

◎ 著

大明朝的另类史

欲望膨胀时代的人性表演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朝的另类史/梅毅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5613-3392-1

I. 大… II. 梅… III. 中国—古代史—明代
IV. K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4333 号

图书代号: SK7N0019

大明朝的另类史

著 者: 梅 毅

策划编辑: 李黎明

责任编辑: 周 宏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版式设计: 姜利锐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560 千

印 张: 29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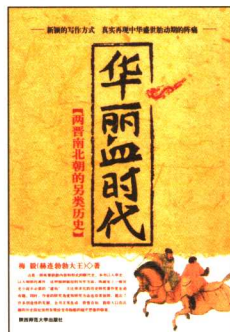
ISBN 978-7-5613-3392-1

定 价: 39.80 元

梅毅，男，天津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深圳从事金融工作十余载，致力于西方资本市场研究工作。业余时间内，著有《生命的伤口》、《赫尔辛基的逃亡》、《表层》等多部中篇小说，并有“伪青春三步曲”——《南方的日光机场》、《失重岁月》、《城市碎片》等三部长篇小说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等），还出版有长篇社会学译著《人类行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获国家、省、市等多项文学奖项。二〇〇四年起，开始“中国历史大散文”的写作，相继出版有长篇历史散文集《隐蔽的历史》、《历史的人性》、《华丽血时代》、《帝国的正午》、《刀锋上的文明》、《帝国如风》（世界知识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有《历史长河的悲喜英雄》、《帝王将相的博弈真相》繁体字版。上述诸种著作的台湾繁体字版和韩文版也即将出版。其作品不仅仅在国内诸多大型网站受到上千万读者的热捧，著名作家李国文、雷达、蒋子龙、梁晓声、肖复兴、舒婷、叶延滨、林希等人也对其作品大加推崇。可称是国内极少的同时受主流文学界承认而又被大众读者认可的历史散文作家。

作家梅毅（赫连勃勃大王）

倾心打造“回望历史”丛书



策划编辑：李黎明

责任编辑：周宏

投稿邮箱：jiaoliu@booky.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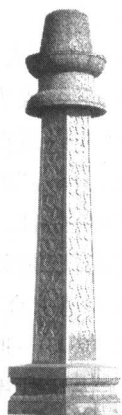
蒋宏工作室

北京今视窗·盛策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今视窗·盛策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今视窗·盛策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序



纵欲的困惑

——明朝灭亡的历史悖论

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朝弹瑶瑟夜银箏，歌舞人潇洒。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金钗十二，珠履三千，凄凉千载！

这阕《烛影摇红》丽词，乃明朝南都陷落之际松江美少年夏完淳的感时伤怀之作。绮楼盛境，帝国繁华，转瞬间皆成梦忆，不能不让人扼腕慨叹。

明朝，是一个欲望自始至终都勃勃膨胀的年代。其实，欲望，绝非一个贬义词。人之所以为人，欲望乃基本的原始驱动力。中国社会，从历史的经验大体上讲，一向对“人欲”采取优容的态度。遥想圣人孔子，曾侃侃言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肯定了人生的基本欲望。即使是给后世人以刻板说教印象的理学宗师朱熹，他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原本的指向是要求帝王敬理克欲，并不是板着面孔训斥一般士民来压抑基本的欲望。而且，明代以来，“童心说”、“性灵说”、“情教说”等哲学思潮，都是不断呼吁人们要打破禁欲的桎梏，鼓励众生去追求人生的欢乐，并竭力尊崇人之为人的情感意志。可惜的是，抛开明代后期非君抑尊思想的进步意义不讲，明朝社会，自上而下，由始至终，爱恨肆意，倨傲以狂，狂放自适，嬉乐贪欢，最终皆归并成为个体欲望和群体欲望的无限放纵。

个体性和社会性欲望的无限膨胀和放纵，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明太祖朱元璋刑网四布的统治欲，明

成祖朱棣骇人听闻的杀戮欲,明英宗朱祁熈、明武宗朱厚照毫不负责任的嬉乐欲,明世宗朱厚熜、明神宗朱翊钧爷孙财迷心窍的贪攫欲,明熹宗朱由校放任自流的淫乐欲,明思宗朱由检刚愎自用的控制欲;同时在这些迷狂帝王的欲海中,李善长以营党欲,朱高煦以篡夺欲,王振以虚荣欲,刘瑾以把持欲,严嵩、张居正以求权欲,魏忠贤以变态欲,李自成、张献忠以残虐欲,吴三桂以私情欲,无遮无掩、放荡恣肆地在近三百年间狂暴地躁动,横溢泛滥,莫有止息。最终,欲望湮没了一切,家倾国亡,同归于尽。

明朝的“纵欲”之风,完全是“贵己贱人”的放纵。此种纵欲,竭性慢人,既非兼爱,又非尊身。各种人群在追求一己之利的同时,聚滴成潮,最终成为淹没一切的天下大害。而且,在这个纵欲成风的时代,人的价值并非因追求有所升华,个体缺失反而成为整个时代的人性普遍特征。纵观“社会良心”的士大夫阶层,负性、好刚,使气、矜夸、孤傲、浮躁,成为最为显著的性格特征。即使在他们淋漓挥洒的诗文中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戾气而不是霸气,是狂狷任性而非个性张扬,是浮躁阴鸷而非明朗任侠,是纵情放荡而非率情求真。

于是,在纵欲快感喷射之后,迷惘、孤寂、苦涩、失落、忧郁、凄苦一拥而上,理性与克制成为了真空,道德感被从社会人群中抽离几尽。内忧外患之中,网罗高张之下,酒醉金迷之间,危机日甚,直至于亡。

万历年间《顺天府志》中所描写人欲横流、穷奢极欲的社会现象,即使对于今天也极富警省性;“风会之趋也,人情之返也,(开)始未尝不朴茂。而后渐以漓,其流殆益甚焉。(社会)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厌老成而尚轻锐,以宴游为佳致,以饮博为本业。(人民)家无担石(之储)而饮食服御拟于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进香。(更)甚则遗骸未收,即树幡叠鼓,崇朝云集。噫,何心哉!德化凌迟,民风不竞。”

明朝一代,自1368年至1644年,共二百七十七年历史(明朝年代计算有多种说法。崇祯帝死后,南明有福王、鲁监国、唐王、桂王等政权一直延至1662年。如果算上奉明正朔的台湾郑氏政权,即可延至于1683年。但从“大一统”观念看明朝,其终止年代应为1644年)。近三百年间,处于晚期封建社会嬗变时代的明王朝,仍然有它本身自盛而衰的宿命过程: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土木之变”(1449年)的八十多年间,为社会经济重构期;自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到正德末年的七十多年,是明朝统治经济自我修复和调整期;自正德、嘉靖相交之际到万历中前期,乃商业经济新变化社会相对稳定的变革期;自万历中后期到崇祯末年(1644年)的半个世纪,乃社会土崩瓦解一步一滑落的溃决期。

总体上讲,除了朱棣“靖难”篡位内战以及最后十几年内外交困大战的两个时期外,明朝二百多年间的对外武装冲突和境内离叛都不算严重,持续时

间也不长。从“大局”上观察,明帝国社会大多时间段内处于稳定和平稳发展之中。明朝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积极有效,对内政令推行顺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传统方面极具总结性并传承空前。

但是,明帝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如果放置于当时世界意义的大舞台上观察,就难免显得逊色。特别是在火器制作、天文地理、历法运算等自然科学领域,大明王朝因中央帝国固步自封的意识,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而且,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全球,是世界性的地球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当郑和的辉煌远航被当作浪费国帑而遭故意尘封之后,中国人的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逐渐皆为泱泱大国心态和科举场屋钻研所遮蔽。放纵享乐的低俗欲望,取代了原先勃勃拓展的高尚萌动。

成熟文明的崩溃,并非在于社会与个人陷于纵欲状态下的麻木不仁。而且,所谓的王朝宿命周期性也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暗喻。明朝的灭亡,同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渐进的过程。但它在僵卧不动的边缘没有坚持太久,突如其来的内部崩塌和蛮族外力结束了在旧时代的踽踽独行:农民战争的巨大消耗与女真蛮族令人瞠目结舌的突然崛起,终于把大明王朝在极短时间内推入了历史的深渊之中。一种长期平稳发展的文明,终于沦为充满暴力与血腥的末世。这个并不十分邪恶的旧时代,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屠龙骑士们最终用刀剑刻划上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明帝国灭亡前连一个让人喘息的回光反照时期都未曾享受过,但它也非经历过五代十国那样长久的“末世”期。满清统治者汲取了蒙古统治人群的失败经历,在使用短暂而骇人的血海恫吓之后,他们手持儒家传统的幌子,开始了庞大帝国处心积虑的经营。

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并未被移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这种毫无新意的平移置换,使中原王朝迈上了一种看似辉煌其实是原地踏步的停滞之途。古老的中华文明,并未在改朝换代中和“异质文化”的浸染下得以凤凰涅槃,而是陷于一种新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精神圈圈的窒息氛围。大辫子们这种“柔性”的精神摧残,表面上看似黏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理与文化间的裂痕,究其实也,于汉民族而言,这种摧灭对中华核心价值的腐蚀性和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超过十个“扬州十日”。

万马齐喑中,在无尽的高压之下,我们的民族性格同趋变得消沉、靡顿和繁琐,昔日天真率直、极富文明创造力的人民,日益成为柔懦和忍耐的“顺民”。这种消极影响,持续至今日也未全然散尽。

明王朝的丧钟响起之后,中国步入一种昏噩的长久的假寐期。令人泫然悲哀的是,明亡之后,经过又一个近三百年时间的轮回,继之而来的,是命中注定的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以及类西方“文明”蛮族的野蛮侵略。赫赫中央

帝国的臣民,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夷士兵眼中,竟成了荒诞可笑的脑后拖着猪尾巴小辫的“土著”。

可悲的是,当满清龙旗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被扯下之后,时光又过了快一个世纪,我们不少人心中的“辫子”,仍然顽固地悬浮在脑后。

大明王朝的赫赫人物,当然不是滚滚历史车轮中机械僵硬的“部件”,更不是教科书中枯燥呆板的平面人物。拭去民间艺人和戏剧演义的垢腻油彩,挥退尘封久远的历史沉积,我们会恍然发现那些已经格式化的并渐渐消隐于历史隧道中的面孔,却是那么新奇和陌生:

朱元璋看似暴戾无情的帝王人生,其实他在立国“道德”层面上却无可指摘,得国最正;朱棣看似治国有道的雄才大略,却真正种下日后女真崛起于东北的深祸至忧;王振公公看似误国误民导致英宗皇帝被俘的“土木之变”,一切的一切竟然是出于乡儒衣锦还乡的虚荣心;明武宗看似嬉乐荒唐的不可饶恕的游戏生涯,其实有过赈灾免赋的为善之举;严嵩大学士看似“罪恶满盈”的一生,其实都是他桑榆之年的失误,而青年时代的严嵩原是一位好学上进的士子;嘉靖年间看似喧扰一时的沿海“倭患”,真正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葡萄牙人和中国海盗;明神宗看似贪敛暴虐的统治年代,竟然也有“三大征”的进取(当然还包括由此导致的巨额开销);魏忠贤看似只手遮天的阉人阴险,其实暗中藉助了不少本性卑劣的阁臣士大夫之力,党争的病态使得士人内讧一发不可收拾;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据中原的“雄才大略”,仔细推究却发现大都源于投附汉人奴才们的怂恿;李自成、张献忠看似“进步”的农民“革命”意绪,其实不过是出于下岗驿卒和弃伍士卒的怨毒;吴三桂、李成栋看似皆“冲冠一怒为红颜”,原来各有各各自的难言隐衷……

汤传楹在其《闲杂笔话》中这样写道:“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哀逝过旧游处,惘乱说太平事,垂老忆新婚时,花发向陌头长别,觉来觅梦中奇遇……然以情之最痛者言之,不若遗老吊故国山河,商妇话当年车马,尤为悲悯可怜。”伤痛悼惜之中,回首明朝,风流如梦,绮华成空。

苦涩之余,仅以陈子龙一诗述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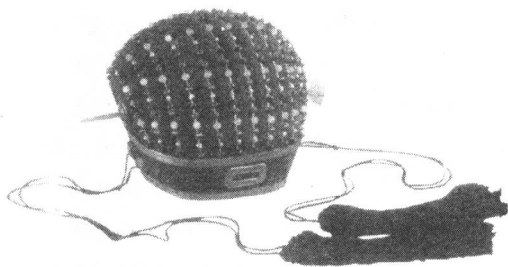
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香水小桥东。

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hlbbdw@163.com)

目 录



序：纵欲的困惑

——明朝灭亡的历史悖论

从头收拾旧山河

——朱元璋的个人“奋斗史”

001

- | | |
|---------------------------------------|-----|
| 早岁已知世事艰——濠梁起兵 | 003 |
| 平定江南首攻坚——击灭陈友谅 | 016 |
| 卧榻之侧不容鼾——击灭张士诚 | 026 |
| 中原北望气如丝——驱朝蒙元出大都 | 032 |
| 再接再厉定国家——方国珍降、陈友定灭、
两广归附、蜀地纳款、云南大定 | 052 |
| 狡兔已死狗当烹——胡蓝之狱 | 058 |

最成功最无情的篡弑者

——朱棣“半由人事半由天”的帝王之路

068

- | | |
|-------------------------|-----|
| 独裁老皇帝咽气前的担忧——孱弱太孙不稳固的皇位 | 070 |
| 不成熟的“正确”选择——建文帝削夺诸藩 | 071 |

潜龙蓄势——朱棣起兵前的准备活动	074
狂龙横飞——朱棣的“靖难”起兵	078
龙虎决斗——“靖难之役”的六次大战	080
大战之一——真定之役	081
大战之二——北平之役	083
大战之三——白沟河之役	085
大战之四——东昌之役	087
大战之五——夹河之役	089
大战之六——滹沱河之役	091
终极目的——逼迁帝都的最后胜利	092
壬申殉难——朱棣残杀建文臣子的倒行逆施	099
盖棺论未定——明成祖朱棣一生功业得失	101
有样学样——朱棣死后的“高煦之叛”	103

太监公公要回家

——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

108

“仁宣之治”的修整期	109
王振当权的时代	112
“土木堡之变”	118
于谦的北京守卫战	124
明英宗的“夺门”复辟	130
“曹石之变”及诸人结局	137

人生一场戏

——性情皇帝明武宗

142

保泰持盈 国泰民安——过渡性帝王明宪宗、明孝宗	143
气灼天下 千刀万剐——刘瑾公公的时代	145
人生如戏 荒唐一生——明武宗的后十年	158
志大才疏 窥伺龙位——不自量力的宁王朱宸濠	163
耽乐嬉游 体疲身乏——明武宗戏剧人生的终结	169

人生达命岂暇愁 且饮美酒登高楼

——从诗文观风流才子唐伯虎的真实一生

174

出身寒门 聪颖超俗	176
欲将年少涉富贵 富贵不来年少去	179
人生不向花前醉 花笑人生也是呆	180
世事灯前戏 人生水上泡	184
今日给孤园共醉 古来文学士皆贫	185
偶随流水到花边 便觉心情似昔年	188
一日兼作两日狂 已过三万六千场	189

万事浮生空役役

——严嵩的历史机遇与一生浮沉

191

“大礼议”——名号纷争引致的党争	192
“青词”圣手——严嵩的政治际遇	198
独相二十年——严嵩秉政时期的贪横误国	209
中空的王朝——嘉靖年代的最后岁月	218

被遗忘的盗贼

——盗据澳门的“佛朗机”

220

被明清史臣弄混的国家——“佛朗机”的由来	221
请狗容易送狗难——赖着不走的葡萄牙商盗	223
气急败坏成巨盗——杀人劫货的葡国海盗	225
掩人耳目费心机——窃据澳门的“佛郎机”	226

倭刀狂徒们的覆灭

——明朝沿海“倭乱”始末

229

倭寇——源远流长的祸患	231
“倭寇”大兴——嘉靖时代的巨患	235

含冤而死的朱纨	235
远见卓识的王忬	237
战胜却遭杀头的张经	238
权术过人、劳苦功高却不得其死的胡宗宪	241
力战歼倭的俞大猷、戚继光	247
老成持重俞大猷	247
颺发电举戚继光	250

明朝的抗日援朝

——朝鲜半岛，大明旗迎风飘扬

254

华丽帝国背面的百孔千疮——万历中前期的时局	256
丰臣秀吉梦想的踏板——高丽半岛	258
相互被瞒骗的“和平”——日本第一次侵朝战争	259
没有实际内容的“胜利”——日本第二次侵朝战争	266
竭天下膏血以贡一人的“富裕9	
——万历终结时代的明朝现实	270

关键的“下半身”

——阁人也疯狂的“九千岁”魏忠贤

274

关键的“下半身”——魏忠贤最早的发迹	276
步步为营的“上半身”——魏忠贤对朝政的把持	279
耸人听闻的“绞肉机”——魏忠贤的果子诛戮	284
登时消融的权力“冰山”——魏忠贤的灭亡	290

白山黑水飘狼烟

——明朝与“后金”的战争

296

抚顺、清河之战——女真旗开得胜的欣喜	299
萨尔浒大战——大明朝痛彻心肺的失败	301
辽沈大战——多事之秋的沮丧	304

河西大战——窝里斗的败局	306
宁远大战——后金不败神话的破灭	309
宁锦大战——坚城利炮的正确体现	313

北京皇气黯然收

——内忧外困下崇祯帝的自杀选择

315

崇祯帝大错之一——枉杀袁崇焕	316
崇祯帝大错之二——以油浇火的“平贼”	322
崇祯帝大错之三——轻信农民军“投降”的后患	327
崇祯帝大错之四——误用杨嗣昌	331
崇祯帝大错之五——明清松锦大战的错误指挥	340
崇祯帝大错之六——与满清犹豫不决的和议	346

杀人如草不闻声

——李自成、张献忠的成败

349

狡黠驿卒成王业——李自成	351
河南、湖广的攻取之路	351
陕西“老家”的回归	354
势如破竹的“东征”	357
敲骨榨油的“追赃”	362
山海关前的惨败	366
四十二天的“帝王梦”	369
吃人“黄虎”天然星——张献忠	373

徒持金戈挽落晖

——妇人、孺子的杀身救国

379

巴山蜀水巾帼雄——秦夏玉	380
急赴国难女丈夫——定川援辽的功勋	381
抗贼御寇保家乡——与张献忠贼军的血战	384
四海狼烟美少年——夏完淳	387

香兰生雅庭——夏完淳的家学渊源及忠孝承蒙	387
黄花白草英雄路——夏完淳的不屈殉国	389

冲冠一怒报红颜

——明清易世之际“刽子手”梟雄李成栋的反反复复 396

“诸贼”出身 乱世沉浮——李成栋“出山”的时局	398
弘光昏庸 半壁沦亡——李成栋对清朝的降附	400
嘉定三屠 百姓切齿——李成栋亲手策划的大屠杀	402
先行鹰犬 隆武殒落——李成栋对隆武帝殒灭战	406
铁蹄迅疾 再擒一龙——李成栋生擒南明绍武帝	408
穷追不舍 誓平两广——李成栋对肇庆的进攻	410
且战且行 抵抗重重——李成栋在两广战场遭遇挫折	413
天良发现 立意反正——李成栋广州宣布归明	415
时穷节见 杀身成仁——李成栋的最后岁月	417

“圣朝”不留旧皇脉

——满清对崇祯三子及明宗室的杀戮 424

跋：寄史怡情真名士

——梅穀（赫连勃勃大王）再印象 430

附录

附一 明朝世系表	434
附二 满族的兴起及其统一东北平表	436
附三 明末农民战争大事年表	441
附四 明时期全图（一）（二）	450

零

壹



从头收拾旧山河

朱元璋的个人「奋斗史」





朱元璋，今人言及这位大名赫赫的皇帝，往往和“骇人听闻”四字成语联系起来，人们总是指斥他诛杀功臣的千古凶暴和个人性格方面的阴鸷沉猜。确实，这位明朝的太祖爷以酷治国，尽揽朝中所有大权于己手，建立锦衣卫皇家特务组织，禁锢百姓思想。为了诛除功臣，他机关算尽，大肆罗织，戕害无数无辜人命。在朱元璋时代，帝王皇权不仅仅是被神化，也被推至于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顶尖地位。同时，文臣士大夫再无“尊严”可讲，随时会被皇帝或者太监一声令下，按在朝堂上当众击打“杀威棒”一样的“廷杖”。看见众臣士大夫在殿下哭滚哀嚎，朱元璋脑海中很有可能幻化出他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影像：一位步履匆匆、惊惶四望、衣衫褴褛、手提打狗棒、四处乞讨的和尚。所以，看见自己的臣下们狗一样地被卫士们用大棒乱打，老朱那变态的心中，肯定会涌起无限的快意。

但无论如何，朱元璋皇帝在开国者最基本的“道德”方面，却无任何让人指摘的地方：明朝得国，正大光明！

中国历史，自上古三代之后，得国最正的，只有汉朝与明朝。刘邦与朱元璋，皆平头百姓出身，一刀一枪拼打出国家，化家为国，由匹夫而成为天子。其兴兵之始，本来就是荒乱末世活不下去，原意并无欺上造反之心和狡诈乱世之意。而且，他们两个人又不似曹操、司马懿、刘裕、萧道成、赵匡胤之流，那些人凭借在朝中的掌国大权，篡夺老主人的国家。

当皇帝后，朱元璋忌讳多多，惟独不忌讳自己“匹夫”身份的苦出身，在诏书中多次自称发迹前是“淮右布衣”，总忘不了把他自己以刘邦自比。也甭说，史书上记载，朱元璋“先世家沛（地），徙句容，再徙泗川。父（朱）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不知是否是老朱授意还是当时记实录的史臣“希旨”，连这位爷“老家”也与汉高祖刘邦同籍。

当然，时代在进步。史臣笔下，朱皇帝他妈不是像刘皇帝他妈是被“神龙”摁在地上才受孕，而是“（朱妈妈）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而后寤，口余香气”，改吃神仙大力丸了，似乎朱老爹没做啥事就有了朱皇帝。古人每